

鲍敬言语录¹

儒者曰：“天生烝民而树之君。”岂其皇天谆谆言，亦将欲之者为辞哉！夫强者凌弱，则弱者服之矣；智者诈愚，则愚者事之矣。服之，故君臣之道起焉；事之，故力寡之民制焉。然则隶属役御，由乎争强弱而校愚智。彼苍天果无事也。

夫混茫以无名为贵，群生以得意为欢。故剥桂刻漆，非木之愿；拔鷖裂翠，非鸟所欲；促辔衔镳，非马之性；荷车兀²运重，非牛之乐。诈巧之萌，任力违真，伐生之根，以饰无用，捕飞禽以供华玩，穿本完之鼻，绊天放之脚，盖非万物并生之意。夫役彼黎烝，养此在官，贵者禄厚而民亦困矣。

夫死而得生，欣喜无量，则不如向无死也。让爵辞禄，以钓虚名，则不如本无让也。天下逆乱焉，而忠义显矣；六亲不和焉，而孝慈彰矣。曩古之世，无君无臣，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泛然不系，恢尔自得，不竞不营，无荣无辱，山无蹊径，泽无舟梁。川谷不通，则不相并兼；士众不聚，则不相攻伐。是高巢不探，深渊不漉，凤鸾栖息于庭宇，龙鳞群游于园池，饥虎可履，虺蛇可执，涉泽而鸥鸟不飞，入林而狐兔不惊。势利不萌，祸乱不作，干戈不用，城池不设，万物玄同，相忘于道，疫疠不流，民获考终，纯白在胸，机心不生，含甫而熙，鼓腹而游。其言不华，其行不饰，安得聚敛以夺民财，安得严刑以为坑阱！

降及杪季，智用巧生，道德既衰，尊卑有序。繁升降损益之礼，饰绂冕玄黄之服，起土木于凌霄，构丹绿于芬撩，倾峻搜宝，泳渊辨珠。聚玉如林，不足以极其变；积金成山，不足以贍其费。澶漫于淫荒之域，而叛其大始之本，去宗日远，背朴弥增。尚贤则民争名，贵货则盗贼起，见可欲则真正之心乱，势利陈则劫夺之途开。造剡锐之器，长侵割之患，弩恐不劲，甲恐不坚，矛恐不利，盾恐不厚。若无凌暴，此皆可弃也。

¹全文来自东晋葛洪（286—363年）《抱朴子》“诘鲍”篇。引自[新译]《抱朴子》（下），台湾三民书局印行，民国85年4月。篇首以“鲍生敬言好老庄之书，治剧辩之言，以为古者无君，胜于今世。故其著论云：”开始。自庄子以来，道家有很强的非君思想，魏末“竹林七贤”之一的阮籍（210—263年）在《大人先生传》中明确地宣示：“明者不以智胜，暗者不以愚败；弱者不以迫畏，强者不以力尽。盖无君而庶物定，无臣而万事理，保身修性，不违其纪。”“君立而虐兴，臣设而贼生。坐制礼法，束缚下民。欺愚诳拙，藏智自神。强者睽睨而凌暴，弱者憔悴而事人。假廉而成贪，内险而外仁。”“尊贤以相高，竞能以相尚，争势以相君，宠贵以相加，驱天下以趣之，此所以上下相残也。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，此非所以养百姓也。于是惧民之知其然，故重赏以喜之，严刑以威之，财匮而赏不供，刑尽而罚不行，乃始有亡国戮君溃散之祸。此非汝君子之为乎？汝君子之礼法，诚天下残贼、乱危、死亡之术耳。”可惜鲍敬言没有留下自己的文字，但从这篇为了反驳鲍敬言的引录中，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朴素安那祺主义思想的超越时代的光芒。

²原文中“车兀”为一字。

故曰：“白玉不毀，孰為圭璋？道德不廢，安取仁義？”使夫桀紂之徒，得燔人，辜諫者，脯諸侯，蒞方伯，剖人心，破人脛，窮驕淫之惡，用炮烙之虐。若令斯人並為匹夫，性雖凶奢，安得施之！使彼肆酷恣欲，屠割天下，由於為君，故得縱意也。

君臣既立，衆慝日滋，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間，愁勞於塗炭之中。人主忧栗於廟堂之上，百姓煎扰乎困苦之中，閑之以禮度，整之以刑罰，是猶辟滔天之源，激不測之流，塞之以撮壤，障之以指掌也。

……

夫天地之位，二氣范物，樂陽則云飞，好陰則川處。承柔剛以率性，隨四八而化生，各附所安，本無尊卑也。

君臣既立，而變化遂滋。夫獫多則魚扰，鷹衆則鳥亂。有司設則百姓困，奉上厚則下民貧。壅崇寶貨，飾玩台榭，食則方丈，衣則龍章。內聚曠女，外多鰥男。采難得之寶，貴奇怪之物，造無益之器，恣不已之欲，非鬼非神，財力安出哉？夫谷帛積則民有飢寒之儉，百官備則坐靡供奉之費，宿衛有徒食之衆，百姓養游手之人，民乏衣食，自給已劇，況加賦斂，重以苦役，下不堪命，且凍且飢，冒法斯濫，於是乎在。

王者忧勞於上，台鼎鑿威於下，臨深履薄，懼禍之及。恐智勇之不用，故厚爵重祿以誘之；恐奸衅之不虞，故嚴城深池以備之。而不知祿厚則民匱而臣驕，城嚴則役重而攻巧。故散鹿台之金，發鉅橋之粟，莫不歡然；況乎本不聚金，而不斂民粟乎？休牛桃林，放馬華山，載戢干戈，載櫜弓矢，猶以為泰；況乎本無軍旅，而不戰不戍乎？茅茨土階，棄織拔葵，雜囊為帏，濯裘布被，妾不衣帛，馬不秣粟，儉以率物，以為美談。所謂盜跖分財，取少為讓，陸處之魚，相煦以沫也。

夫身無在公之役，家無輸調之費，安土樂業，順天分地，內足衣食之用，外無勢利之爭。操杖攻劫，非人情也。象刑之教，民莫之犯，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，豈彼無利性而此專貪殘，蓋我清靜則民自正，下疲怨則智巧生也。任之自然，猶慮凌暴，勞之不休，奪之無已，田蕘倉虛，杼柚之空，食不充口，衣不周身，欲令勿亂，其可得乎？所以救禍而禍彌深，峻禁而禁不止也。關梁所以禁非，而猾吏因之以為非焉。衡量所以檢僞，而邪人因之以為僞焉。大臣所以扶危，而奸臣恐主之不危。兵革所以靜難，而寇者盜之以為難。此皆有君之所致也。

民有所利，則有爭心，富貴之家，所利重矣。且夫細民之爭，不過小小，匹夫校力，亦何所至？無疆土之可貪，無城郭之可利，無金寶之可欲，無權柄之可競，勢不能以合徒眾，威不足以驅異人。孰與王赫斯怒，陳師鞠旅，推無讎之民，攻無罪之國，僵尸則動以萬計，流血則漂櫓丹野。無道之君，

无世不有，肆其虐乱，天下无邦，忠良见害于内，黎民暴骨于外，岂徒小小争夺之患邪？

至于移父事君，废孝为忠，申令无君，亦同有之耳。古之为屋，足以蔽风雨，而今则被以朱紫，饰以金玉；古之为衣，足以掩身形，而今则玄黄黼黻，锦绮罗纨；古之为乐，足以定人情，而今则烦乎淫声，惊魂伤和；古之饮食，足以充饥虚，而今则焚林漉渊，宰割群生。

.....

人君辨难得之宝，聚奇怪之物，饰无益之用，厌无已之求。

.....

人君后宫三千，岂皆天意，谷帛积则民饥寒矣。

.....

人之生也，衣食已剧，况又加之以敛赋，重之以力役，饥寒并至，下不堪命，冒法犯非，于是乎生。

.....

王者临深履尾，不足喻危，假寐待旦，日昃旰食，将何为惧祸及也？

.....

王者钦想奇瑞，引诱幽荒，欲以崇德迈威，厌耀未服，白雉玉环，何益齐民乎？

.....

人君恐奸衅之不虞，故严城以备之也。

.....

苟无可欲之物，虽无城池之固，敌亦不来者也。

[赵京 2011年9月24日 校注]